

玉琴之歌

○周树红

【题记】牛玉琴，榆林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农民，1985年以来，承包治理荒沙11万多亩，植树1800多万株，荒沙治理区林草覆盖面积达40%以上，流沙得到固定，荒漠变成绿洲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将牛玉琴治沙“奇迹”拍成电视片，向世界各地宣传。她先后获得全国“三八”绿化奖章、全国妇女“三八”红旗手、全国“十大女豪杰”、全国劳动模范等20多项国家荣誉称号，联合国粮农组织曾授予她“世界优秀林农奖”。



一
金鸡鸣唱一支歌，声声唤醒毛乌素。
玉琴治沙三十年，含辛茹苦多执着。
冬日热汗结冰花，夏天泥水着衣裳。
风呼沙啸当梳篦，暴雨雷电耳旁过。

二
白天锹锄沙为伴，夜晚缝补侍公婆。
哺儿育女千斤担，塞上傲然一巾帼。

十万荒漠披新装，十万生命燃绿火。
十万征程从头越，十万辛劳结硕果。

三
竖起治沙一面旗，万众钦佩好劳模。
大漠幽篁林月静，宜人宜居好生活。
儿孙同走治沙路，心香一瓣树一棵。
绿色丰碑铭壮举，玉琴之歌撼山河。



劳动的诗意

○马从春

劳动，是有着浓浓的诗意的。小时候，爷爷在田里干活，我在一旁玩耍。我问爷爷：“干活累吗？”爷爷笑答：“不累，劳动里有诗意呢。”我不信，要他说原因。他说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这不是诗意吗？”

爷爷曾经做过村里的私塾先生，熟读四书五经，古文造诣颇深。孩提时代，懵懂无知，我只知道劳动就是干活，干活一定累人，哪里有什么诗意可言？可是爷爷说，劳动是快乐的，劳动最幸福。年幼的我遵照他的话，帮他摘地里的豆子，然后运回家。当看着满满一大篮子的豆子时，尽管我已经汗流满面，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。终于，我尝到了劳动的快乐。

海子肯定是知道劳动的诗意的。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、劈柴、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/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这是他的名作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里的几句，我不知道诗人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，但我确定，他是了解劳动的幸福。喂马、劈柴、关心粮食和蔬菜，只有亲身从事过相关劳动的人，才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。

宋代诗人范成大也是喜欢劳动的诗意的。他在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说：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”乡村的大忙时节，男耕女织，日夜操劳，就连孩子也在学着种瓜，可是诗人并不觉得劳动是一种苦累，写得活泼轻松，极富生活情趣。

我的朋友朱三，从小害怕干活。那时候的乡下，没有农业机械，农活全凭手工，每到农忙，孩子也要帮忙。朱三放学回家，他爸叫他劳动，他不干，说我还要看书呢。对于希望孩子跳出农门的农民来说，看书是一件大事，所以朱三一说这话，他爸就不吱声了。后来，朱三真的考上了大学，进了城。

有一天，他见到我，说：“我在城里过腻了，啥时候咱还回到乡下，搞二亩地，喂几头羊，那种劳动真舒坦。”如此这般，想来他已经真正知晓乡村劳动的诗意了。

人类学家说，劳动促进了古猿的大脑形成和直立行走，进而创造了人类，历史学家说，人类的辉煌文明，全都是劳动结出的硕果。我没有那么专业，可是我知道，如果我一天不写文章，不在电脑前用手指敲击键盘而劳动，就会浑身不自在。就像我那已经八十岁的乡下奶奶，她仍然下地干活，仍然侍弄着牲口，她告诉我，人，活着，就得劳动。

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：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未经诗人同意，我想冒昧地加上一句，可以构成一幅更加完整动人的画卷，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，并且诗意地劳动着”。

五月，花如海，歌如潮；
五月，青春激扬、热情奔放。
那一个个生动的节日，把整个五月串成了多彩的季节。

五月，因为“劳动”而激情澎湃。劳动是一种美丽，美丽了世界，美丽了生活，美丽了人生。从小就会唱：“幸福的生活在哪里？要靠劳动来创造。”辛勤的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诠释着“劳动光荣、创造伟大”的深刻含义。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，我们吹响劳动的号角，用激情为劳动者加油喝彩；我们唱响劳动的赞歌，感悟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、奉献与执着。人的一生，实则是一个劳动的过程，只有通过劳动，我们才会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，才能构筑一道至善至美的人生风景线。

五月，因为“青年”而朝气蓬勃。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青春是人生最宝贵的年华，青春时代充满着无限生机，充满着自信与美丽。青春的步伐从来不会因为困难而停止，青春的旋律从来不会因为风雨而被阻挠。

五月，在节日里飞扬

○张永生

看，壮美的青春无处不在——它在志愿者飘逸忙碌的身影里，它在边防哨兵挎着的枪尖上，它在城市楼群工地青年突击队迎风招展的红旗上，它在莘莘学子开发设计的图纸上，它在一一张张挂满汗珠，种植、收割着庄稼的农家小伙的脸上……青春少时当奋发，人生几时有春华。时光的沙漏，认真地雕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年华，朝气蓬勃的青春，是生命旅程中最豪放的旋律。

五月，因为“母亲”而庄严神圣。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母爱，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主题。母爱就像一场春雨，一首清歌，润物无声，绵长悠远。想起了母

亲，志向消沉就会化为意气风发；想起了母亲，虚度年华就会化为豪情万丈；想起了母亲，羁旅漂泊的游子就会萌发起回家的心愿；想起了母亲，彷徨无依的心灵就找到了栖息的家园。母爱无限，在这神圣的节日里，拥一捧康乃馨，让那份真情在枝叶间绽放，轻轻地道一声：母亲，辛苦了，祝您节日快乐！

五月，因为“护士”而圣洁美好。洁白的燕帽，是天使的装束；微笑的叮嘱，是护士的本色。她们把真诚表达，她们把爱心奉献，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防病治患、救死扶伤，履行着人道主义的天职。她们的辛苦，让病人减轻了痛苦。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之上，每时每刻，她们都把简单

和平凡演绎成无数个精彩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让我们深情吟唱：“柔情的双手，迎接生命的希望。温馨的话语，呼唤健康在起航……”

五月，因为“家庭”而和睦温馨。家，是一个温暖的字眼；家，是一种熟悉的心跳；家，是一个社会的基本“细胞”。家庭，是亲情与爱的标志，那点点滴滴的幸福，实实在在的欢乐，时刻都可以把它装扮得暖意融融。无论我们是在天涯，还是在海角，只要一想到家，就会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。温馨和睦的家庭，不仅让我们享受到人生的快乐，更可以给我们以前行的勇气和力量。鸟儿感谢蓝天让它飞翔，鱼儿感谢海洋让它徜徉，花儿感谢阳光让它绽放，我们感谢家庭让自己依靠和成长。

劳动歌唱在五月，青春燃烧在五月，憧憬和希冀飞翔在五月……五月，以节日的形式提醒我们，心怀感恩，从不虚度分秒的人，必将收获丰硕的人生。



▲书法 张华夏

「匠」与「技」的光荣

○马涌

先说一件小事。前几天家里的自来水龙头出了毛病，水流特别小，便给熟识的水管工师傅打电话，不多时师傅带着工具上门，凑近水龙头，使一柄扳手左敲敲右弄弄，然后告诉我：好了，你试试。我一扭开，水流哗哗作响，恢复了正常的流量——此时距离师傅进门不到一分钟。我问师傅多少钱？师傅略一思忖说二十。我照价付款，双方客客气气道别。

稍后我遇到朋友，聊天时随口将这件事说与他听，他惊呼：一分钟就赚二十块的没本买卖！你被宰了！我嘿嘿一笑，并不以为然。

敲敲打打一分钟赚二十块，多乎哉？我倒是觉得“不多也”。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习惯了歌星露个脸就是十万百万的出场费，习惯了影星百万千万的片酬，对于为自己解燃眉之急的人，却舍不得付给一顿饭钱，拿人家的“出场时间”斤斤计较，这种情况虽怪，可也见怪不怪了。

说到底，现在的社会，有时缺乏对劳动者和他们持有的“手艺”的尊重。这种情形，从词语称呼上，或能窥见一二。

有手艺的劳动者，古语谓之“匠”。我们今天讲“文坛巨匠”，讲“匠心独运”，似乎“匠”成了一个高贵典雅的文艺词汇，其实“匠”的本义也就是“手艺人”，所谓“三个臭皮匠”是也，不仅不文艺，今天看来还颇有些市侩气，但在古时却是一个好词，不然文人们也不会抢着拿来戴在自己头上。然而今天看惯了电视上的种种“巨匠”，转身出门来到零工市场，看见一双双灵巧的手举着“木匠”“瓦匠”的破牌子在路边任人挑选，总觉得有些唏嘘。

劳动者的手艺，我们习惯称之为“技”。从词源上看，“技”在过去也是一个高端词汇：有“技”而能解决问题，便被称为“技能”；不仅解决问题而且又快又好，有巧思存焉则称为“技巧”；更进一步形成了理论体系，便足以称为“技术”；最后上升到艺术与美的高度，则以“技艺”一词赞之。然而到了今天，说起“技工”“技师”“技校”，似乎也有一些不那么“高大上”的感觉了，这无关个人好恶，确是社会风气使然。

我见过熟练的出租车司机，精通这座城市所有的隐秘近路，在交通大拥堵时一骑绝尘；我见过娴熟的搬家工，四五件双手合抱不住的大行李经他巧妙归置，一趟就能搬上六层楼；我见过手艺老到的裁缝，经她缝补的衣服让我根本找不到原来是哪里坏了；还有那位水管工师傅，其实是水电暖电工瓦匠开锁家电维修样样精通，用流行的说法就是“家政服务一站式解决”，让人不得不赞叹于他的博学——没错，这当然是博学。然而面对这些出没于市井之中的劳动者，人们却往往对他们缺乏“匠”与“技”的尊重，以为只不过是替自己代行粗鄙工作的劳工。对于这样的想法，最好的答复就是让他们尝试去亲手完成这些“粗鄙工作”，待到手忙脚乱焦头烂额时，才明白这看似简单的劳动，一招一式却凝结着绝不廉价于任何行当的智慧和汗水。

这是一个现实的时代，曾几何时，“我的理想是长大成为一名卡车司机”可作为教科书例句，如今这样的句子只能尘封在遥远的童年记忆里。“劳动的报酬被分为三六九等”是社会的现状，高收入者纵以“某某行业民工”自嘲，流露出的却是对真正民工无法掩饰的优越感。但我想，无论如何，对于“匠”与“技”的尊重都不应该被遗忘，这是对人类无差别的劳动与智慧的尊重。它让每一位身负“技”的“匠”，都可以平等地挺起胸膛，充满自信，充满尊严，充满光荣。

